柳亭詩話

柳亭詩話二十七

目次

山陰宋長白纂

識道知理

王摩詰詩少年不足言識道年已長又曰晚知清淨理日與人群疏劉昫作右丞傳曰維兄弟俱奉佛山飯十數名僧以元談爲樂焚香凝碧池後有戒心而然耶然讀其全集超悟非凡自是夙慧所鍾非晚年論定也

烏皮几

謝朓有烏皮隱几詩

高士傳朱明不仕杜門詠黃老孫登遊以烏羔皮褒几有來贈慕容承門紗帽烏皮几閒居恤賦詩用此顏氏家訓

柔柳介盛時貴遊子弟駕長簷車坐碁子方褥憑斑絲隱囊有永詩不學拔東遊俠兒隱囊紗帽坐彈棊彈棊即方褥也故曰坐非與人對奕之謂

三癸亭

李嵩溪遊倏然詩有三癸亭一首發端曰秋意西山多列岑縈左次繚亭歷三癸疏趾鄰佛寺自註云以癸丑歲癸卯朔癸亥日立故名顏名陸創謂魯公清臣處士鴻漸也　按皎然名清晝顏魯公集聯句可証唐書藝文志誤山堂肆考爲正

君子行

齊已有白蓮集張光憲序云[illegible]湘背[illegible]云已項有瘤人目爲詩囊本姓胡名得生鄭已作君子行曰聖人不生麟龍何瑞楷桐不育鳳凰何止吾聞古之君子行藏有時進退求已衆必爲天下

榮耶必爲天下耶苟非不如此必不如此亦何必用虛
僞之文章取榮名而自美其說李白集曰須知一一丈
夫氣不是綺羅兒女言焉太青詩前詩曰光明俊偉
儒盛殺又曰能使李白心死王奕題太白像曰青天無
人代天語一星西落銀河諸通首俊岸可以是似青蓮當著論力詆傷
廉夫以爲文妖後與商啓俱死魏觀之禍

青蓮谷

長興臧侍御嘗亭題青蓮谷云丹崖翠壁豈爽盟好句
曾留在化城自古遊仙隨處是清風明月嫩將迎按太
白曾讀書廬山老杜所謂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是
也嘗亭即用太白語作地紀自是本地風光

卧龍眺月

乙丑客長沙嘲亭携楚遊詩索序今其稿已失甲申在桃州米刺史以嘲亭遺照見示有二絶曰三江來望浩蓬瀛銀漢光浮若竹城遙憶當年臨眺處蒼茫零落惜題名曾城雄峙越王臺絶頂浮雲徹夜開我向畫圖遺挑秋纖阿起處待君來共卧龍眺月圖也

風雨虎丘 兒名永修字敏求十三遊庠十九而夭有子継幽孫曰汝爲皆以文行世其家

先侍御易有十子余呼兄者一餘皆弟行也兄早世其二曰漢章名傑英才逸氣走筆成文二十二客死嫁翁官署遺稿罕有存者嘗記其風雨渡江有小艇鯨鯢三

[illegible]松江風雨一人歸之句又虎丘詩曰霸業不終羞作虎劍兆未泯執爲龍而全篇失傳

賭墅簪花

王曼仙倩遊嶺南有紀懷詩四十首內有見懷一首曰玩卷何當羨五車同袍與姊隔天涯曼仙與余爲中表曾經峽口傳神女指余楚游事也容立樓頭望玉家余在都展館于余張之第少卿棋杯觀賭墅謂侍御勇有宅仙之稱夫人筆格喜簪花謂先慈素喜臨池傳經其近推元季甫氏謂見敢並誇指曼殷也曼仙珊珊瑣竹試輒冠軍竟以中酒被疾憤懣而死倪無功會岀馬大

尚肯及余皆有序會當代梓以問世

把酒吟詩　柰莊詩使詩豈是經時策愛酒原非命世才吾欲以此二語規之地下

又一首曰把酒曾同哭杜翁吟詩又見弔諸公自註云蔣杜陵逝世九年吳雪舫姜克猷相繼訃聞翻將李子余乃非可惜姜生布被容浙鏡彩鸞應有淚自註云克猷浙納少姬舊樓紅鶴竟無踪自註云雪舫宅有紅鶴螢水漢花裏開門坐臉得良宵隻影中三君皆與余契誌此以示東過腹痛之意　晏仙有容翠詞與雪舫吹香詞並傳

淸敬先生　朱謀𤩽亦獻王七世孫諡貞靜先生有枳園稿

朱多炡寧獻王孫嘗變姓名爲來相如偕吳明卿訪王

百穀于金閶訪王元美于弇洲有集曰倦遊雪泥選定
之謚曰清敏先生過龍沙詩曰草昧君臣定鼎父老
迎送太亂下江西事也五排集獲孫巖其選高廉訪之
稱一首何何與核碗是唐人家數

無家有賦

徐學謨守荆州遊孫宋登舂以詩投之有曰無家自合
依劉表有賦誰能薦長卿徐後以大宗伯致政登舂復
訪于吳餞別城外廻呼榜人勿恨我湖信掉頭辭去抵
湖口跳白波而逝宋字應元號海翁晚寓江陵天鵞池又號鵞池生嘗遊京師與謝榛詩名
籍甚生見而嘆之曰北以琴律備巧者也

滴夢梳骨

東野詩冷露滴夢破峭風梳骨寒升菴詩春鉏腸內皆石闕口中生寫出才人淋倒之狀不堪回想太白有云吟詩作賦北窻裏萬言不及一杯水

孤桐蘿蔦

張曲江雜詩孤桐亦何爲百尺傍無枝疎陰不自覆脩幹欲何施又曰蘿蔦必有托風霜不能落酷在剛將怨出從癸與蓀味其語氣當是假月搖搖之候羽扇自況之餘也

一代言樂天與微之書八九年來與足下小通則以詩相戒小窮則以詩相勉索居則以詩

情懷同處則以情相娛知我非我亦以詩也

白香山贈樊著作詩以陽城與起元稹又將劉闢庾氏獻從史孔戡參錯序之其末乃曰君爲著作郎職廢志空存雖有良史才直筆無所申何不自著書實錄彼善人編爲一代言以備史闕文鼓道然曰直是箴諭自之手樊之耳皆千古知音知己

儲光羲詩知音蓋詞客方見交情難又云希聲盡衆人深識惟在已時放翁有云文章最忌百家衣火龍黼黻世不知可爲儲詩合讚蘇欒城曰儲詩高處似淵明平處似摩詰

大出國

捧劍

青鳥銜葡萄飛上金井闌美人恐驚去不敢捲簾看此郭氏蒼頭捧劍詩也其題牡丹并留贈妓二詩亦佳尚令搢紳士家見之定當把臂為莫逆交誰謂髡鉗中無異人耶余見雲溪友議載盧將南海歐陽澥導有僕曰李英字少芝以詩自見宋較文當擇其清勁可補能宗其主人

奴才子

水經注李特至劍閣歎曰劉氏有此地而面縛於人豈不奴才也晉書成都王既敗劉元海曰穎不用吾言遂自奔潰真奴才也又郭汾陽自謂諸子皆奴才老杜寄

高適詩王將奴才子崢同足凱歌時適爲河西書記哥舒方以功名顯奴才二字兩下俱無交涉按史記蘇秦謂張儀曰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收字當是收字之訛與足字對恰合

中使貴高駢感興詩寺人一一稿有日小奴壞王道處忠防須早不意應人有兒遠識

韓邪靖字汝慶與兄邪奇同舉進士觀谷太監出軍歌五千精銳下艮鄉雲裏旌旗斷日光諸將不知中使貴夜來馬上別君王按正德三年乾清宮災汝慶爲水曹郎應詔陳言云危亂之形已成社稷之憂方大緊詔獄殄官金射堂曰讀此詩則前二語乃實錄也邪奇字汝

節用菴洛先生

狀元別

宋真宗東封放榮國以下及第祀后土于汾陰放張師德以下及第魏野以詩賀之曰封禪汾陰連歲榜狀元俱是狀元見國瀨子師德去華子也又安德裕與其子守亮亦父子狀元見文獻通考

平康夜過

徐遹崇寧中狀元瓊林宴罷作詩曰白髮青衫晚得官瓊林頓覺酒腸寬平康夜過無人問留得宮花醒後看是宋初狀元之老者遹又在陳同甫之上矣而文昌雜

錄遯齋閒覽皆謂梁灝八十二歲載其謝啟云云今按
灝本傳雍熙二年及第景德二年以翰林學士知開封
府暴卒年四十三則灝及第正二十三歲實少年狀元
也何文肅喬新題梁秘書叢詩亦考斯未詳嵇康問長嘯於蘇門
山在魏晉之際孫綽作蘭亭序在永和之時筆叢反
以孫登為綽之子其倒置如此何以服新都之心耶

二十三

清夜錄載詹義登科後作解嘲詩曰讀盡詩書四五擔
老來方得一青衫佳人問我年多少五十年前二十三
鶴林玉露載陳修唱名時高宗問其年對曰七十三問
幾子對曰未娶遂以宮人施氏嫁之時人戲為詩曰新

人若問邱年紀五十年前二十三義與修同出一轍矣陳修山堂肆考竹陳敬修

鶴仙壇

周宗伯洪謨討偕日舟泊邗江夢一異人謂曰吾即子之前身也問其姓曰吾友鶴山人丁其姓家維揚及公官留都以詩訊維揚守于三原恕曰生死輪迴事杳冥前身幻出鶴仙壇當年一覺揚州夢華表歸來又姓丁王得詩甚訝訪諸耆舊羅汝節曰友鶴山人孫友丁啓宗之父以詩名家元末隱處至建文元年卒於成都以儒雅重於蜀王有德人也王即以此復之右見雙槐歲

紗湘公名裕于羅光中易形而來者此此皆是石人猶
鈔則又似羽客矣黃涪翁前身是一女子夢中詞其敬
新改葬而愈輪題
之說故當不妄

石材廟 遊溪賦潛菴詩知見不了
公家事男子要爲天下計

吉州縣江濱有石材廟隆祐太后避敵泊舟廟下夢神告曰速行敵且至遂放舟趨章貢後封廟神剛應侯胡澹菴乞斬秦檜寺丞陳彥柔以啓賀之坐貶安遠南行過此題詩廟柱云疏爵新剛應論功舊石材能形夢母夢還許佞人來游市爲能出衙雲豈自開乞靈如見告遂各幾時回時王盧溪以詩賀澹菴亦貶辰陽孝宗朝盧溪召赴闕時年九十而彥柔竟卒於貶所盧溪名廷

兆彥柔名刪中詳見鶴林玉露

玉帶生

張都求玉帶生歌有曰紫刀夜割黑龍尾琢作端溪蒼玉砥蓋緣文丞相遺研也有曰景炎丞相魁龍榜撫玩不殊珠在掌背銘刻骨四十四血錄至今猶可想謝公古文今所研西臺一慟神血垂獨持老死出門去冬青樹邊書憤詞是此硯爲皋羽所得而後流入會稽也但原序謂多隱約而冬青事又與遂昌雜錄不符所云上具者豈此硯爲紹陵所賜歟丞相硯銘四十四字詳本集小註

圖圓出陳沆也宋藝文虎附遂賜已十年八不得留爲章君臣父子總無公之可

哭梆梆日國曲其發端曰慟哭六軍皆縞素衝冠一怒爲紅顏二句已撮括一篇之旨以下只參錯序事使人自得於言外至結尾復云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紅粧照汗青明明以忠孝二字作兩頭關鍵其雜感有云只爲君親來故國不因女子下雄關尤見味外味也

進士將軍 郭彥深詩梁震餘衍前進士滿陵誰識舊將軍

江湖舊里破征雲秋水微茫白鷺羣旅塞自稱前進士夜卒誰識故將軍銀鎗搖落星辰氣秋拾沈涵虎豹文泗上重來歌舞地空樓涼月落紛紛此用古古贈太康軒紀詩也軒初生時其父夢劉將軍入其室因以爲名

而字曰公劉頸聯二語蓋指此關名爾樹浦縣人古古遊面
谷關曰張稼入來人未覺田文
歸去更猶恥深得風人之旨

青鸞尾

沈石田題趙善長所畫折枝竹云青鸞有尾不可剔飛過猶餘五尺強借得庭前夜來月倒掛一影在東牆憶幼時於書塾見徐文長畫折枝竹一幅自題其首曰青鸞五尺尾一半入青霄老眼摩挲看方知是竹梢二詩命意全同俱可誦也

石湖

姑蘇上方寺踞石湖之上與虎丘號衙袁中郎謂虎丘

如筵構治女上方如披褐道人是已然虎丘吟咏最多而石湖自許丁卯一聯山鳥曙雲外散點水螢秋草中之後絶無佳者范致能詩一川新漲皺秋光挂兜遂總受晚涼楊柳無窮蟬不斷好風將夢過橫塘殊有興味而前後二首不稱楊鐵厓三月十日春濛濛一首兩句一轉情敘錯綜原以花遊曲爲題也

問道

梆屐如東坡婣也不問道於東坡而問道於山谷山谷作八詩贈之以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爲韵其曰猨與與用俱猶我扇仲肘飯奚自知味如此是道否是告之以

佛興也其日咸池浴日月深宅養靈根胸中浩然氣一家同化元是告之以道教也其日聖學歸東家菲惟同出門乘流去本遠遂有作書肆是告之以儒理也畧見韵語陽秋之按朕如名開子玉之孫仲遠之子拔集祁祭子玉仲遠文

猛燭文亦有炎燭繼景舒之句似猛字爲精

魏明帝樂府晝作不停手猛燭繼望舒晉庾闡藏鉤賦昏猛炬以增明從因朗而心隔蓋周禮所謂賁燭苣割所云燃火也杜詩銅盤燒蠟光吐日殆指此乎詳見藝苑隄蘭歲時雜記曰除夕作賁燭如庭燎賁字即賁字之義

雜人

月禮雞人夜呼旦以嘂百官晉太康地記曰後漢時固始公安細陽鮦陽四縣衛士習雞鳴出於闕下號之明制升殿雞人於東廊下唱日出曉之歌劉孝標文雞人曉唱鳷鵲成陰王右丞詩絳幘雞人報曉籌

玉帳

抱朴子外篇兵在太乙玉帳之中不可攻也袁卓遁甲非征賦或倚直史之遊宮或居貴神之玉帳蓋玉帳乃兵家厭勝之方位其法出於黃帝遁甲以月建前三位取之如正月建寅則巳爲玉帳主將宜居之也李太白司馬將軍歌身居玉帳臨河魁謂戌爲河魁主將之帳

在戌也蘇賢記謂唐藝文志有玉帳經河魁在九星爲文曲似當再考 袁卓尚友錄作貝卓譜系混淆難更僕數

鹿葱 趙韓王令道士上章訴先美事手書青詞吹墮腦門與此正同

沈休文爲梁朝佐命晚年漸進攝之取所爲鹿葱詩以白武帝帝銜之未幾得道士赤章事遂大怒約以憂死詩曰野馬不可騎兎絲詎宜織爾非莘與蒿豈供麋鹿食誰嗤老圃曰身處嫌疑之地口陳形跡之語加以媒孽之人爲搆于旁約之不免也固宜

寄情 南陽江陵皆以寄情而干清議李因循收日後故身後之論毀猶輕

沈充字謙寄情事于杖屨沈起興以詩送之有曰愧殺

虛名成畫虎愁來吾道繼書麟江陵於神副功過自不相掩于穀山上丘八林書故是平情之論楊因知爲御史有追論畫

惡榛叢一疏蓋因江陵既死而追論焉保余爵并及尤七也陵家孳五臺見之曰太岳皆貽余一倘樹网虎方怒深於弊正與世無行路客終是不傷人則其則復可知麻烽此疏足爲人心大快麻烽楊宇也見胡林儲課

註

欲上天

後漢書五行志曰隗囂起兵於天水民間謠曰出吳門望緹羣見一老人言欲上天今天可上地上安得民囂少病緩吳門與郭門也緹羣山名李天生曰此謠眞爲疏發人寫照末二句尤苛快世多蹇者可以悟矣天鐵[illegible]反

醉如泥

劉毅居齋宮妻省之詣奏加妻罪請解齋故知關門迎使客滅燭看家書不是怪也

漢官志曰北海周澤為太常恒齋其妻憐其年老疲病窺內問之澤大怒以為干齋掾吏叩頭爭之不聽遂收送詔獄并自劾時論非其矯激為之諺曰居世不諧為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既作事復低迷此歌恢誕得妙党李臧仁河魁在房不宜行事之語猶謗此老道學三分澀字雉都

怯如黽

桓靈之世更相濫舉人為之謠曰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黽韻苑醒

謝曰泥音涅昵音餞或音密則泥當音匿古音例無定也晉書作怯如雞謚不得其音而改之李天生日記論最是古音漸失後人妄言轉叶甚有改其字者亭林先生韻正所爲作也

機上絲　魏有王肅乃朗之子隨父在會稽注易於東齋者

王肅仕齊爲秘書丞娶謝氏後奔魏復尚陳留公主謝氏爲尼來奔以詩與肅曰本爲箔上蠶今作機上絲得路逐勝去頗憶纏綿時公主代肅答曰鍼是貫綫物目中恒任絲得帛縫新去何能納故時此尼殊乏林下家風公主又無南威畏兩賢相厄不能特置左右夫人

道拔薦本傳鼎文之孫奐之子奐爲武帝所殺乃沖霄陳留卿彭城公元宗爲劉某子婦前娶謝氏生子紹嶺臨發謝氏始攜子女至壽春紹遂賦詩一時不如何故爾家併載之

如循環

伉儷之篤者莫如徐淑秦嘉往還贈答何其悱惻纏綿即白頭吟可以挽茂陵之聘織錦詩可以息陽臺之妬猶獨怪夫王于敬之于郗李易安之于趙非所稱士女中之錚錚者而何以逃謬至此耶一別懷慕恨起坐爲不寧嬰來如循環匪所不可思不能不三復于此言汪清河利聘貌氏女未娶而女卒遂聘張將奠雁故祭于襲容哭之悱我夢難求怨日落遲火夫欲害我須防之及寤不解所指後會江西寇過紅蓮渡忽憶前夢拒故雖外而解衣者供張于正日汪冀生未相逢而死徜相

傾如此世有朝夕相親而終身相怨者能無愧
于汪名應齡以廉吏薦守泗州武宗時有直聲

茜衫溫

黄金小紐茜衫溫袖摺猶存舉案痕開匣不知雙淚下
滿庭積雪一燈昏此文長憶内詩也序云丙子七十年
其家以甥在稍還母所服潞州紅衫頸汗尚泚余為泣
下數行時夜天大雨雪文長篤于伉儷如此不知何以
致後妻之死前乎此者不止一鄢文勝後乎此者寧僅
一屈翁山

對馬軍

韓維湖兗夫寄浙酒詩有客忽傳龍坂至開尊如對馬

軍嘗自註云嘗怪杜詩洗盞開嘗對馬軍之句及得錦屏山題名有寄河南府使馬軍送對酒者然後了然余按杜詩以對馬軍為句猶似乎以對字截斷須更覓之知者

月石屏

蘇子美月石屏詩有云老蚌向月月降胎海犀望星星入角彤霞鑠石變靈砂白虹貫巖生美璞刻畫精到物無遁形廬陵所謂不經老匠先指抉有手誰敢施鐫鑱傾倒至此洵乎滄浪非易才也然禪家有犀因望月紋生角之語似望星特因向月而借對耳通天之犀於星

乎何庸

秋山畫竹

沈石田題許道寧秋山暮靄圖有云平生見此真有幾不負長安許道寧殘山豈合推馬遠爽林亦宜稱李成題夏仲昭畫竹有云近來畫竹有數家世人皆愛我不嫌我非能畫却能看別有苦思通幽元薔白石翁自擅絕技其所推許非茍然也二歌甚長當於本集觀之許道寧畫孫敍稱比之新唐書夏昶與張益同年俱善寫竹見仲昭畫竹妙絕遂不復寫此與唐人各畫水火者

畫狀元

吳小仙幼居鄉塾嘗以故紙作畫題詩于上曰白頭一老子牽驢來飲水岸上蹄踏蹄水中嘴對嘴蒙師搜得之怒曰吾非汝師也遂辭去其後為武英殿待詔宣宗呼為畫狀元 小仙名偉筆墨僅可與平山匹對而濫受重名如此後以紅彩作釣魚人者能勿致同儕之誹耶

畫魚

劉進旃畫魚名重一時嘗祭酒鐸題曰劉生亦是丹青家近來作畫無此嘗戲將禿筆作鱗介已覺四壁生風濤董宗伯其昌題曰魚為水族類最稱近來畫手安成劉生綃如雲筆如雨恍惚變態不可求二歌甚長有神

彩氣鐵非獨劉生君之以傳亦覺纖鱗巨鬚皆活潑潑地也

應夢羅漢 紫栢尊者嘗夢十六僧求挂瓶鉢翌日購得禪月所繪揭供都城明因寺

歐陽炯題禪月大師應夢羅漢歌有云瞑目焚香坐禪室脫下袈裟點神筆逡巡便是兩三軀不似畫工虛費日逼眉形容俱極豪放疑其胸臆有意到筆隨之致此畫尚在咸陽丁卯歲鴻兹張幽巷與予同赴靈武予抱病邸中張獨至水陸寺觀之以爲工緻無比不知即歐陽所題否禪月者貫休也字德隱

行學規

會稽吳孜嘗從胡安定學馳名嘉祐治平間郡人謀建學削拾宅為址學成太守張伯玉至以便服坐堂上孜鳴鼓行學規伯玉欣然受其罰王龜齡贈以詩曰右軍宅作空王寺秘監家為羽士宮惟有先生舊池館春風跡在杏壇中人知姑蘇學官為范文正故宅不知會稽學宮捨自吳君何耶然非太守雅量恐學規亦未敢行伯玉嘗守太平令司戶曾丁固作六經閣記皆搦指為王安石爪牙與李定同稱先輩謂歷朝小人易識而宋朝小人難識者以其多托於理學之林也

叩銅鉢

齊晉蕭之琰與丘金楷並以文稱竟陵王子良夜集令

賦詩四韻刻燭一寸球曰燒一寸燭而成四韻何難之有乃與潘共叩銅鉢響絶詩成觀此覺研京練都十年吟古鏡者未免迂鈍丘金偕初源集僕作江洪

鍾山公

李司空逊勲既致政自稱鍾山公詔授司徒不赴學士湯悦以狀賀之勲答以詩曰司空猶不作那致作司徒幸有山公號如何不見呼先是宋齊丘求退歸青陽自稱九華先生未幾復逃將諭蕭之逊勲年德未衰或以宋公爲比因賦詩曰桃花流水須相信不學劉郎去又來可謂知止不殆者矣許載吳唐拾遺録有齊丘致徐知誥書背爲勸農止象而九國

志未酬不書例

不當以人廢言

騎鶴來 羽稚川曰道士淵冊洽聞者泳而意斷 妄說者泉世之妄意求仙者可以悟矣

白雲平章求仙於燕京西山頂一日適出滕玉霄訪之不値戲題於壁曰西風短褐吹黃埃何不從我遊蓬萊振衣長嘯下山去後夜月明騎鶴來不留姓名而去人
傳呂仙過之朝野聳歎平章察罕也見草木子 玉霄名 賓暘
人皆提舉江右儒學後棄家入道居天台山

青山叟

來元成作菜書十二卷自序末云邪溝征詩市城誦念青山叟言曰廚頭不斷烟青山叔叟而薪之櫪之樵藏

不已無乃心為形役行藍如䲊汩汩於塵垢糠粃而忘
知返乎伐柯伐柯其則不遠盍若洗心而退藏于密耶
按對山崇著述充棟而自序乃復如此知其解者安知
旦暮遇之耶

春秋筆

別翻遺詹同徵楊維楨楊賦老客婦詞以進留百二十
日放還又嘗有句曰老夫一管春秋筆留向胸中取次
裁宋潛溪詩不受君王五色詔白衣宜至白衣還 康大有函
然歸全宰記則剿而號曰九
華而滔若迎我遂擷筆而逝

研露樓

沈約傳曰賦與理合匪由思至又云綿古
與烈繁文縟合如其解者可與論詩已

先公遜世以後手不釋卷家庋舊藏輒朱墨淋漓兵燹之餘散亡過半偶檢宋元詩話百有餘種皆先公評點并系以詩曰老病閒吟藉慮除桃花亂撲案頭書祇疑天遣成批點絕勝清溪研露珠識此以見手澤之僅存者如此

浸野梅　史耕莘年八十而衛國之志益堅理宗嘗稱爲儒臣之所難

遊信菴葵邀悲山寺詩古木森森映綠苔嵯峨樓閣倚雲開山僧不問朝天客自汲冰泉浸野梅風骨森挺足與宗留守岳鄂王旗鼓相當

郇亭詩話卷二十八

目次

柳亭詩話卷二十八

山陰宋長白箸

紀行

紀行詩前有康樂後有宣城譬之於畫康樂則堆金積粉北宗一派也宣城則平遠閒曠南宗之流也兼斯二者斷推少陵矣范石湖有句云扁舟風露熟半世江湖徧非足跡徧天下者紀行詩未易措手楊元孚滦京雜咏一百首乃紀行變調然亦足以備一朝之風物云

和韻

徐伯魯論詩於和韵一條極爲詳核

顏延年謝元暉有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等篇此和詩

之始梁武帝同王筠和太子懺悔詩云仍取筠韻蒸同用改字十韻此和韻之始筠後又取所餘未用者十韻別爲一篇所謂聖智比三明帝德光四表故史於蕭文上中獨言筠善押强韻逮及唐人和意而不和韻至元白而此風一變至皮陸而爲之再變自宋以還誇奇鬭險舜論元氣索然卽勝理之間亦覺不相連綴刻楮雕冰幾何而不厭耶東坡和蔡大夫聯我皆强韻如若得與書

琴操竹枝

退之琴操夢得竹枝倣初唐詞文昌樂府皆以古調而運新辭脫盡尋常蹊徑至若李賀盧仝孟郊杜牧賈島

曹唐歌亦各自立門牆不肯寄人籬下雖非堂堂正正之師而偏鋒取勝亦足稱一時之傑矣

義山渭南

李義山陸渭南皆祖述少陵諸李之蘊藉陸之排奡皆能寓變化于規矩之中李去其鄙俚汰其粗豪其於大曆元和也何有松雪之近體空同之古風一洗之前一矣之卒皆學杜而不得其粗疏者也

文章之厄

洪覺範曰詩至義山乃文章之厄吾謂此言大過甚於秀鐵面之呵魯直矣隋煬木刻柳習昌黎遊拜孟郊李洞念賈島佛王晉卿禮楊大年瓣香梓記何以過之義

山生前有單嫗結帶而來死後有劉錡肖像而禱不可謂非文采風流之一助也 錡字子儀

不加誠齋 史稱誠齋歷事三朝始終一節韓侂胄築南園屬記楊曰官可棄記不可作遂告歸

渭南全集畢竟以七律擅長遠撮錢劉之標近萃蘇黃之勝而乃曰我不加誠齋殆乃鳴謙太甚乎昌黎傾倒于東野廬陵尊奬于聖俞特以耽奇之故不覺言之娓娓試取楊陸二集並觀必有辨其爲邢尹者

明詩 藏司撰明說選詩自劉迄明凡十一朝除少陵供奉外僅五十六家宋一人元一人

明詩綜唐人之絕務挽風氣於六朝高季廸樹纛幟

海叟劉誠意輩輅藍縷以啓山林則四傑之前驅也北地信陽闢蠶叢而保兒釋闢非少陵供奉之遊風乎茶陵應制諸體故是臺閣規模至新翻樂府則獨步一時鐵雖玉箭不足多也嘉隆七子大如王謝子弟舉止動人所恨冠裳一例略無差別猶諸大曆才子之內未免退避三舍嗣是以往各有微長而鬼不如賀怪不如仝若青藤之奸人不在世惡人磨世尊有鼻有眼孔無頭無尾巴巾邸之婦如木服大士比鄉愚多一个莊嚴佛千秋竹道人直是徉狂玩世咲雄欺人語耳詩之為教不如是也新城市語混入詩歌者濫觴於元白橫溢於願諸此如太倉之有稊粟大海之有死屍而天[illegible]

後人每每效之審如是也則渤麥柏酒盤可承撩冷飯枯魚總堪紀歩而肩挑兩个酒雷公洗出方知與本中見可參爲金科玉律矣

漢宮編

崑山王逵字舜華爲諸生時試經義多入古文奇字爲有司所擯嘗作漢宮篇有云吾道欲與周禮樂聖朝公老漢文章詩名海岱集王弇洲序之極推許而舜華獨時時摘王李句唾爲俗調弇洲怒而斥之卒亦以同時有袁景休字孟逵頁下下市嘗摘劉御史詩以爲笑御史屬郡尉告之景休寧受笞不改口尉笑而遣之蔡九逵所謂少時不足法者尚未肯頌言攻北地也

梅村張横渠曰詩人之志至平易今以艱險求詩何由見詩人之志朱紫陽曰立志不定如何

讀書

北地信陽之變而爲公安竟陵也舍蒼蘖綠蘺而求瓦礫木瘦也矯之以雲間却背蒯而披蘿紆矣扼之以虞山舍康莊而趨九折矣汪鈍翁與計甫草詩曰天下幾人稱作者翰林獨數吳梅村又曰黃門得名三十載體勢皆與梅村同平心之論不得謂阿其所好也

水谷

歐陽公水谷夜行詩於子美聖俞極爲推獎蘇則狀其逸邁横絕所謂子美氣尤雄萬竅號一噫有如千里馬

巳發不可假梅則形其深遠淵淡所謂梅翁那清切石尙激爽瀏曾加妖韶女老自有餘態二公當日齊名而蘊藉不足於梅嘗曰平生作詩被人比梅堯臣寫字比周越良可笑也按越在天聖景祐間嘗爲尚書郎雖以書得名而時論謂其輭俗無古法

白袷

詩記深衣曲袷如矩以應方或曰衣領也

李昌谷詩白袷王郎寄桃葉正用大令故事而坊本誤以王爲玉遂覺情致索然按公孫元符尚白袷裁衫玉滿頭吳梅村集白袷二字凡數見蓋自唐以來不勝枚舉憶辛巳歲予爲羊頭小帽所僭移文詰之內有紫冠

门袷之句以其亚服横行也而不識袷字者指袷當爲帢耶其狂吠聍卢友趙使君過予相質予謂冠袷自是二物蓋欲决疑要証白袷深衣正喪服也此並文義不通姑置勿論即袷之一字説文廣韻箋注甚明若証之經史文集則禮記有不上於袷史記有錦袷綈袷廣異綈緒與志有黄袷皂袷不但詩人據拾巳也趙君曰何不備晰其原以爲妄人針砭予唉因是欲以太形作太行者爲教孫之具即附此以博一噱

荷亭辨論 劉毓[illegible]序荷亭集曰後儒不及前人由其[illegible]自信之意多而存疑者寡也

應正大者荷亭辨論多駮古人成説有人寄以詩曰桃

花間[illegible]玉樓外杜宇聲聲花外聞啼得血流脣舌破桃花依舊發精神觀此則孫楚反金人銘王粲反金人贊可以不作虛名格東陽人自任為朱子忠臣與章楓山友善詳見雅談家乘

輕雲飛雨

晉[illegible]張發西樓賦云畫棟浮細細之輕雲朱栱濕濛濛之飛雨王子安滕王閣曰畫棟朝飛南浦雲朱簾暮捲西山雨杜少陵翅江陵樓曰碧窗宿霧濛濛上朱栱浮雲細細輕王合用其意杜則離而化之皆善於取材者也

縱橫舒

陶淵明擬古詩仲春遘時雨始雷發東隅衆蟄各潛駭草木縱橫舒静觀元化得天理流行之妙莊子曰春雨日時百草怒生銚鎒於是乎始修草木之倒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怒字駭字二老滿腹天機

竹香 丹鉛錄所引香字甚多

少陵咏竹有風吹細細香之句元遺山兩用其語曰潭影竹從明處見竹香偏向靜中聞又曰魚樂定從濠上得竹香偏向雨中聞

清喉十品

十洲記曰月氏國獻神香曰青雲干呂連月不散中國有妙道之君乎唐試既以此為題王履貞有日與方占瑞氣下呂見青雲表聖與中國來王見大君叙其事也令狐楚有云色令天下見候向管中分言聲氣而應律也恭惟漢武帝餘烈尚氣扇摧原其所自也如此相題可無恍惚物象之幾已彭伉遂示無為化將明至道君林藻遇同起封上理似山徵汾

[illegible]賦[illegible]霜

霜山海經曰豐山有九鐘是知霜鳴郭璞註曰霜降則鐘鳴故言知也

薇咏道咏霜詩孕冷臨鏑微飄花遂劍飛徐文長用以咏劍曰抑含霜欲落脫匣水堪掬下句則用李長吉先

帶囘中三尺水之句可謂精切不滑

岫

爾雅山有穴曰岫說文從之黃氏日抄曰山谷詶謝元暉窗中列遠岫徐季海孤岫龜形在皆誤用然山谷用聯過石塘詩有聯端插天如畫屏之句不幾自背其說乎元暉好用岫字曰隱澗披空雲聚岫如複雲端楚山見林表吳岫微

帆

張燕公詩離魂似征帆常往帝鄉飛孟襄陽詩嶺北迴征帆巴東問故人帆舟船也詩人多作平聲徐孝穆詩岩歎大德北帆清潮如作仄音升巷胡在舟則平聲使

風則吹聲以動靜之異也似太泥

山帶

張野廬山記曰天將雨有雲冠岑巖謂之山帶陰鏗對雨詩山雲遥似帶庭葉近成舟韓翃江州詩風吹山帶遥知雨露濕荷裳已報秋

白楊

古詩豫章行白楊初生時乃在豫章山按通志白楊一曰高飛一曰獨搖古今詁曰白楊葉圓青楊葉長南史何妥住白楊巷蕭資住青楊巷古人未嘗以楊爲嫌也太白金陵詩亦有白楊十字巷之句正韵因十九首白

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遠塚指爲墳墓此收作長歌言曰古之葬者梧桐松柏以識其墳則不止白楊也宋書蕭惠開除少府不得意剗除齋前花草列種白楊曰人生不得行胸懷雖壽百歲猶爲夭也亦墟墓間意

樺燭

陳藏器本草註樺木似山桃皮堪爲燭漆中歲時記宰相入例金吾卒以樺燭導引代漏院記所謂火城也白樂天詩宿雨沙隄潤秋風樺燭香因其弟行簡自拾遺入閣而言鄭谷詩樺飄紅燼趨朝路擁縱清香宿省時則借以贈禮部郎中者嘗見一扇頭賀新婚詩樺燭雙開出跪桂恐非韋平世胄不可濫用也

花乳　李寧上僚梁待詔武帝賚敕曰韶如工而不敏枚皐速而不工鄭兼之矣然其詩不多見世風所謂壯哉者是亦即此人也

張蕣對酒詩加花真可貴似乳更堪珍乳以味言花以色言也乳字易擬花字未經人道

明駝

榮斑蹄白如玉臥時腹不著地日行千里所謂明駝也

木蘭詩願借明駝千里足送兒還故鄉刻本或誤作鳴駝唐史哥舒翰在隴右遣使入奏常乘白駱駝日馳五百里

鶻　昔軒江淹知已賦聲孤鶻以風邁香逸氣以烟霧謂吏部殷乎也

杜詩風雅論孤鶻韓詩挾勢欲飛鶻尚會云從鳥不從

馬讀作慾者誤楊去聲服引西都賦鳳騫翥於甍標謂

即世說所謂軒翥也按楚詞鳳騫翥而飛翔賦本此

霓 將游詩三休棲九折步雲霓汪崎洋詩倒景懸宿鳥挂暗霓則用平韵

陳思王孔廟頌德倫三五配皇作烈仁塞宇宙志凌雲

霓作入聲沈隱侯雌霓所本也爾雅云蜺雌虹也一名挈貳春秋孔演圖曰斗

之亂精也張衡東京賦癸旗拂霓叶音逆原有

平去入三聲范鎮試院用彩霓作平非誤也

飛堉

丹鉛錄宋世有拋堉之戲正韵曰七禾切或曰起於堯

民之擊壤楊聖俞禁烟詩約兆踏歌相把袂輕浮賭勝

各飛堉疑即北方兒童之戲所謂打陀羅也錢牧齋高

舟當八百字坂河翠作陳煤增巧相當自詫云拋磚戲

颶母

嶺表錄云春夏間有暈如虹謂之颶母必有暴風椰子厚詩颶母偏驚估客船朔千里投荒雜錄云南方諸郡皆有颶風以其四面風俱至也作颶字者非孫叔敖何遜颶風賦昌黎聯裴行立詩峽山逢颶風雷電助撞捽顏況送從兄使新羅詩颶風晴自起陰火暝潜燒刻本俱作颶

水中央

少陵除草詩轉致水中央豈無雙釣舟自詫同求救岸也與椰菴與月蟳麻也不能藝人有花無實俗呼蚪子

草按周禮薙人善殺草有水火之化以舟載致則水化

也

閣欄頭

博物志南越巢居北朔穴處元微之通州詩平地幾

一頃餘閣欄都大似巢居註云巴人都在山坡架木為

居自號閣欄頭史稱板升要雅

虎樹亭

王梧溪題虎樹亭詩舟泊東西客詩招大小青山高白

月暗草偃黑風腥植物頹英爽精靈被龍盤涼陰慎蒴

伐留被石函經註云宋聰禪師住華亭時有二虎盤人

師降伏之命名曰大青小青師卒虎亦死弟子瘞之塔傍驗所生銀杏樹二介主僧隱公闢亭樹間扁曰虎樹

西山潭柘寺有巨蛇二亦號大青小青聞潛伏即出以應供予昔往今之不復見

天山雪

徐荆巷元禹侍爲川督駐衛烏蒙畢節之區遊歷殆徧有紀事詩曰五月天山雪未收將軍氈帳怯重裘都教織女三冬就採藥淘金試石猴後令菲谷發爲鼓鑄聲說余解紛于管亭得釋猶治華集贈余爲裝裙壓持去

來不時

曾于建九昧自臨回風兮浮湍清月霏斗兮眺織女支

有際今會有期嗟痛吾今來不斯此思王借以自況不自覺其沉痛至此少陵會得此意故曰方圓苟齟齬丈夫多英雄若沈休文代織女答牽牛王元禮代牽牛答織女總是借面弔喪雖悲亦哀矣

薩登江

薩登江上女樂舞最婆娑慢擊雙聲鼓低翻小洛河此無名氏無題之一也抄本一百三十五首有兀喇江白石堡灰撥幽膺鞨關諸地名而系以壬寅之歲當是明史徐達播遷口外者陶燕公弁其首曰此卷乃萬里寄歸縣淚稿落不可卒讀云燕公名芳賓筠厂旗人

鳳皇池

范雲古意贈王中書起句云擢官青瑣闥遥望鳳皇池已見北興之體末段云竹花何莫莫桐葉何離離可棲以食此外亦何爲有感有謳何減炎熱場中投以淸涼散耶而元長少年皆進波及竟陵之游迄今觀其遺文綺麗琳瑯錦繡使天假之年而老其才徐庾不得專美于後已惜哉沈約懷舊詩者言費祖武一簣成峯融乃僧達之孫道琰之子也爾有王融則太保祥之父永明中有一王融則雍州刺史奐之子元長在降昌之末相去十年同姓名同一瑯琊派亦奇

戲馬臺洪景盧曰燕瑜明事多誤用

撫長公守徐嘗與客登項氏戲馬臺賦詩曰路失玉鈎

芳草合林亡白鶴野泉清映后山謝脁嗟何哉馬其下有路號玉鈎斜唐高宗取封有鶴一焉乃詔諸州爲老氏築宮名以白鶴非徐州也周文璞悅詩休徒不免濟所笑戲馬登臨此地名亦稱彭城

麴塵鄭樵通志鞠衣蘭桑服也色如麴塵用周禮註北戶錄云鶴子草蔓生其花麴塵色郎婦草也

張極客稽仲而目嚴冷而小背極有風味岐王宮嘗有侍兒祝髮爲尼張以詩謂之曰六尺輕羅染麴塵金蓮隱步襯湘裙從今不入襄王夢剪盡巫山一朵雲麴塵疑即麥塵前此惟劉夢得龍堆遙望麴塵絲白樂天墻

御溝家賜麴塵俱係咏柳若李義山小眼紅腮嚼麴塵始別用矣但註家俱求之解後此則百尺長條涴麴塵亦徐鼎臣咏柳綠岸波生染麴塵則陸放翁野飲彷彿新粧暖麴塵[illegible]錢牧齋咏臘梅

一束

寇萊公奢侈甚冠絕一時燕寢敝帷補苴過半而賓筵綺席燭淚成堆纏頭之費更為豪侈侍兒蒨桃以詩諫之有曰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猶自意嫌輕不知織女寒窗下幾度拋梭織得成老乳母外復有此人後覺預定死期離幾而去世間那得有此青衣涑水紀聞萊公少時家侈

傳火詩性厥一日怒與稚錢投之中足流血由是折節從學及貴母已亡每撫柩痛哭

梳粧臺章宗遊仰山有句曰鶴警清露三更月虎嘯秋林滿谷風

梳粧臺乃金章宗時李宸妃築後人誤指為遼后按舊遷祿題野詩廢苑鶯花盡荒臺燕麥生節華如逝水粉黛憶傾城野菊金鈿小秋彈玉兔清誰憐舊時月曾向日邊明其落句蓋因章宗有二人土上坐之謠而宸妃以一月日邊明對之也

新安新建

我來萬里駕長風絕壁層雲許盪胸濁酒三杯豪氣發朗吟飛下祝融峯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天

際倚妙高臺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此新安新建本色真詩也若全集所載多爲道學二字拖却 游翁盧山雜詠於古樸中特饒雋永之致洗盡頭巾習氣真妙才也

移居 外牧之自序云自幼承徐八年中十徙其家

劉後村移居詩隣曲無來往何由有別情惟應小樓月長記讀書聲余避地木瀆巷爲青藤故里三十年許隣里罕識姓名并有未經謀面者架上殘書半以質米求一索心晨夕之人杳不可得潛夫此作足以發吾歎矣

潛夫論曰董仲舒終身不問家事景君明經年不出戶庭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已

風詩

陸濛妻蔣氏善屬文而耽酒或有勸其節飲加餐者即吟曰平生偏好酒勞爾勸吾餐但得尊中滿時光度不難一日有詩僧知業訪濛清談之際蔣氏遣自內遞酒一杯業曰已戒蔣氏隔簾應曰祇如上人詩接巫橋通何處路倚闌人是阿誰家有此風韵得不飲乎此兒以受戒為辭確是寒岩枯木詩雖風韵得無效寶月故事耶潘艮齋古逸書誌陸濛妻蔣氏善屬文亦嗜酒與馮子猶所載疑有一誤

趣

淵明詩但得琴中趣無勞絃上聲太白詩但得醉中趣勿為醒者傳識友數云琴酒之趣但以含蓄不做破不

說破爲妙此言是已然亦有說破而妙者如太白云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來王季重序雪香庵詩曰昔人論宋翠題衣月明生渚之何輒言得天趣問何以識其天趣曰能知說何所以奇韓信則天趣可解矣

白頭

香山詩何故水邊雙白鷺無愁頭上亦垂絲楊誠齋全用其意曰君道愁多頭易白鷺絲從小鬢成絲宋子虛亦云吳宿兩鬢早先秋聞道愁多會白頭溪上鷺鷥渾似雪想應無那一身愁

鳳皇驛此人與滁州忠節公姓名適同不得誤認

李蒲將歸江西宿鳳皇驛見壁上有詩曰宿川遊學劍

江西一片孤帆對落暉有淚應投烟樹斷無書共寄雁
鱗稀問安巳負三千里流落空懷十二時游潤天高俱
足念悲誰爲我說歸期夜夢素衣女子斂袵而前曰妾
楊氏女也可附載否邐明見櫬廨後一棺沒荒草中題
曰江西楊氏雲瑤之柩乃設奠載歸葬於苧溪巷側題
詩慕碣曰生前應識杜蘭香謫下相思命若霜一束愁
魂飛不去紅塵高夢正黃粱雲瑤矢口成文似非風塵
中物問以內外一姓送無過而問之者李生忠及旅魂
物尚染何墳塚瑚當不在鳳皇驛而在苧溪巷矣 吳妖
[illegible]娟趙醉西施化爲土
[illegible]留迎劉氏永歸長夜

鶴窻 名洪字浩瀾

馬鶴窻嘗遊西湖與友人分韻賦詩得十灰明日有人召箕仙者運筆如飛詩曰此地曾經歌舞來風流回首即塵埃王孫芳草為誰綠寒食梨花無主開郎去排雲叫閶闔妾今行雨在陽臺衷情訴與遼東鶴松柏西陵正可哀後書錢塘蘇小小敬和鶴窻先生疇昔河橋首倡自此可証小小非秀州人然以齊鬼而作唐音豈亦降格為之耶

春既秋懷

朝鮮學士趙瑗妾李氏工吟咏有曰虛簷殘溜雨纖纖

枕簟輕寒曉漸添花落後庭春睡美兒物燕子要開簾

又曰翡翠簾疎不蔽風新涼初透碧紗櫳涓涓玉露團團月說盡秋情苔下蛩猶爲閑院之粉紋璀欲活不愧與古爭樊並傳餘見平徽錄

五傳

昌黎贈玉川詩春秋五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遺編或作遺經五傳者班固謂左氏公羊穀梁鄒氏夾氏也三傳行世而鄒夾二書失傳不知玉川從何得之若云遺編則是易矣許彥周謂玉川春秋傳其家有之得聖人之意爲多又云其書已失李彭山春秋私考一書引昌黎詩仍作遺經

踏歌歸去

陳白沙元夕蒔村蒔村村北此宵同好景難消一老翁在處恐妨年少樂踏歌歸去月明中與廣人不待聽終搖鞭背花去同一眼識

不著書 遼東賀欽聞白沙之學解官執弟子禮人稱醫閭先生

白沙嘗有句云文字費精神百凡可以止又云他年倘遂投閒計只對青山不著書先莊獻有詩曰文字亦靜中一業後錄服膺家訓而舍此別無生活殆亦結習難除耳 昔者正一業也大戴禮曰其少不諷誦其壯不論議其老不教誨亦可謂無業之人矣白沙莊獻二公說又有深意

鵲梯

荊石公詩鵲有巢心猶彼斥梅無高韵也遭劉又流水有方能出世名山如藥可輕身句甚森峭不必定其為唐為宋自是可人擬聖俞曰作者得於心覽者會以意凡讀詩者應如是解

天魔戲

石公詩脫胎于昌黎昌谷肖貌於香山眉山方言市語並采兼收嵩七子頹波之後而故以狡獪行之有曰擲身淨丑場演作天魔戲又曰喚把古人來比我同床各夢不相干其自為品題槩可見矣至北王李為重臺見

天池而騰躍紙非爲優孟衣冠痛下針砭非好作違山號序人也

夢歸時

靑山自就夢歸時可但前身是畫師記得西泠風雨後眞堪圖取大藕詩此祁止祥先生遺墨偶撿敝篋得之人但知先生以書畫擅名而不知其吟咏有過人者祁此以見吉光片羽云止祥忠敏公弟也毛大可曰忠敏公以大節自見閨門內外悉附絕人亦以吟咏寄志侍妾家婢無不能詩眞盛事也

栁亭詩話卷二十八終